

第二十四屆東華奇萊文學獎
全國高中文學-古典新創組
決審入圍作品

H01	畫皮	01
H04	看懂一匹馬	05
H10	三夢記	07
H12	道林格雷的銅鏡	20
H16	歡迎光臨鴻門宴——致項羽	29
H17	寒食裡的荒唐	31
H18	一隻信鴿的獨白	32
H20	無人之境——讀辛棄疾〈元夕〉理想闌珊有感	33
H21	想打一通電話給北方的妳	35
H29	耳語	36
H31	寒食掠影	38
H32	歸田	39
H35	項脊軒入住須知	40

「身份證借看一下。」好幾個大男人咄咄地圍了進來，外頭警用頂燈大紅大藍的嘩叫，附近婆媽們趕緊把頭縮屋子，只從窗縫門縫偷眼溜著，激切的閃光撞擊眼球。

2014 年，隔壁巷口轉角彎進來第三間的老雜貨店收店了，有人說老婦病了，兒子把她接去台灣本島養老，但阿舅和船老大在廟口喝茶時說那老婦簽中樂透，「好命了」。那時我不明白，好命的意思，阿嬤叫我別管阿舅在那邊嘮叨，但那老店真的換了新主人進駐，老屋拉皮，工匠敲掉外牆老水泥後敷上新磁磚，確實看起來好命。但是地段沒換，走過的客人本質相去不遠。

2020 年，爆發疫情後，阿麗眼上嫁接的睫毛更濃，可是再濃密也瞧不見幾個客人來唱歌，稀疏的是頭頂的髮和門前的車流。阿麗的眼線畫得比開店時間還長，來店人數卻比口袋鈔票張數還少，表阿姨們走了好幾個，因為她們還沒學會用線上卡啦 OK 攬客。

2023 年，海嘯般的疫情漸退，好不容易捱過倒店潮，現在卻湧進了五、六個警察。他們先找了「老闆阿麗」問話，同時更多人逕往內檯走去，確實圍成一圈圈的沙發椅中間擺著幾罐「台灣祕魯」和菸灰缸，這裡有好多圈圈，像迷宮。舞台上噤聲的紅衣婦人將瀾漫的霓虹燈關掉，打開蒼白節能燈，漆白的點歌台確實很純白，「投影布幕也很白！」阿麗在心裡吶喊。若能忽略白燈下刺鼻煙味和酒精騷過皮膚的刺癢，這裡跟社區活動中心並無二致。脫下皮衣換上普通夾克的阿麗跟四星的小隊長說，只是唱歌啦，你看，投幣式的。她腳下刻意換穿普通拖鞋。但另一邊真正的活動中心現在暗濛濛，沒人在灰撲撲的中心活動。活著且能動的老人不會晚上待在像船起伏的電動椅上看門口的魚曬乾了沒，老人的白日比年輕人在海上撒網的 15 噸漁船還長，人氣滾滾的漁港是在太陽鹹味淡去後才精采，海水鹹不過抓魚流的汗，汗水又在晚上立刻兌成花花綠綠的樣子，對了，有時是紫色，像阿麗細細描繪的眼影，但那很少見了。

前年班上有人因確診而停課的時候，我問阿麗：七姨婆，說說妳的故事好不好？輔導老師說要訪問家人職業當作線上學習的功課。

「阮矣故事有什麼好講的？」阿麗擺了擺手，她坐在店後的塑膠椅上揀菜，指甲掐著言語撕去老梗，她想岔個新鮮話題問我打莫德納第三濟沒？我再靠近一點挨著她坐，沒有讓她的話語沉澱下來，「好啦，說嘛說嘛。」她繼續眯著眼剝去皇帝豆的豆皮，老花已經很嚴重了。「這裡的姑娘真的很單純，」再挨近一點，她確實保養得很好，妝容細緻，眉眼都不是紋繡的，是用一種削尖的硬式眉筆一根根描繪上去，「說說行業甘苦談之類。」我繼續靠著她，仔細斟酌字詞又怕傷著她，她深深看了我一眼，

說少年欸，汝 18 歲了吧，大家都少年過，不過命不同欸。

她在面頰拍上遮瑕膏，唇抹上高雅的蜜，姨婆從不說刻薄話，在家人面前不說，客人面前不說，她說，真話說了讓人看不起，為什麼說？假話說了是騙自己，幹嘛說。她都說她不想說，但是阿嬤其實都跟我說了，現在她只問要不要中午留下來吃飯？然後最後一句是「好好讀書」，就轉身進廚房炒菜了。

「姨婆，妳不說我功課寫不了啊。」我打開筆電開始敲鍵盤，現在店裡沒有其他客人，她白了我一眼，只好念叨起來：「好啦，講重點就好。」阿麗終於邊炒菜邊對我說，她知道這不是孫姪輩對長輩的審判，是橫跨兩個世代的理解。我用力點點頭。

時間回到去年某晚，其中一線四星的男人手握對講機在胸前警徽晃著交辦收隊，厚底靴子踱在絨毯上發出叩叩低沉。店裡有個阿伯面帶微笑翹腳斜躺在沙發邊緣說少年欸來坐啦，但僵硬坐姿還是偷偷洩漏什麼，另個熟客刻意和臨座大聲聊政治話題「啊換湯不換藥沒用啦」語帶嘲諷，胸前三星的員警沒看他，一一核對這群中年男子的身份證和面孔，問說「阿北汝安怎過來矣？」喝酒不能開車，騎車也不行，要不要聯絡你家人來接？

「少年欸，阮後生和恁平大漢...阮騎腳踏車來，按算牽腳踏車轉去。」

「阿北，恁兜電話幾號啊？」

地坪、消防設備、員工人數，營業時段...阿麗說得磕磕絆絆，略不正當的意圖讓她心裡有點慌和掃興。阿麗看起來五十出頭，拉直的染髮和嫁接的睫毛讓她看起來四十幾而已，她看見一位年輕的員警坐在最遠的圈圈皮沙發和一位酒客說話，她一邊說自己是正當卡拉 OK，純的啦，一邊朝另一位廚房夥伴使眼色。

「厚，毋湯啦。」那老熟客提高音量對著領隊進來的員警說話，家裡兒子媳婦做生意很忙，歹勢啦。門外還有三台 BMW 的黑白警車的紅藍燈刺眼閃啊閃，那無聲的嘩叫彷彿大聲警告附近的異議份子要安分一點。

阿麗附和說他只開一罐「祕魯」，不會酒醉，老客人了，剛點一首歌還沒唱「大人」就衝進來。阿麗鬆垮的面頰有些崎嶇走向，她口中的「大人」將舞台前方的公檯和邊邊角落的暗檯巡了巡，「大人」腰間的對講機在沙沙，大約是請支援某某路段之類。他的裝備厚重，制服背甲黑丟丟的印幾個粗體白色英文字母，一群人同時走動的喀啦喀啦震得阿心慌慌，他目光還在掃視，她甩開手急著站起來，2

心想，總不會無中生有的搜出沒有的東西吧。阿麗有些哆嗦，但都藏在夾克的拉鍊兜裡：「有哪裡不妥當嗎？」，四星的那人拿出厚厚黑皮筆記本翻開，又簌簌登記一些字，他叫她簽個名，說例行巡檢，其他員警的對講機對上頻率時會大聲嘖瑟起來，把阿麗和後面一群廚娘勉強擠出的笑容給懟了回去，他告訴她店裡唱歌聲音吵到鄰居，先來關心，還有廚房抽油煙機排煙口不要對著對街民宅，「弄個靜音的油煙環保設備，」他提醒她，叫熱炒的師傅敲鍋子小聲一點。阿麗聽得懂，連連道謝，幾乎貼著員警目送，還親切倚著隊長的車窗說下班後來坐一下啦，阮這真的是「純的」。

一陣掃興過後，正在廚房裡切菜、備料的「表姨們」一個個鑽了出來，不只褪去廚娘般的大 T 和花布裙，過於曝白的光也換成綺霓，她們像一朵朵人造花，老歌重新微波加熱，又輕輕布置在像迷宮般的圈圈沙發上，熱情邀請客人點菜、開啤酒、唱歌。舞台燈點上脂彩，五顏六色的像眼影盤在旋轉，精緻妝容上陣，包臀裙或修身長褲繫上閃閃水鑽，時下流行的染色隱眼正以濾鏡外掛模式紀錄著，以致於她們看起來更妖嬈，年歲更小，更幼齒，但我知道她們小的不是年紀，可能是房子或孩子。

她們口中的「大人」終於離去。滾！快滾！阿麗在心裡憤懣著，現在的阿麗轉身在櫃檯補妝，剛剛緊急擦去的眼妝都糊了。

十幾年前，忘記到底多久...啊對了，是那個什麼金融海嘯。以前風光大好，這家店以前有個日本名叫作居酒屋，俗名就是熱炒店，「不是夜店。」阿麗一邊爆香一邊很慎重澄清，抽油煙機的隆隆差點湮沒她的聲音。都是那個美國雷曼兄弟害的啦，生意差好多哦，「然後大陸矣攔來亂...」我想她是指 COVID-19，還有軍演之類的。

後來的事我已經知道，金融和疫情滾來雪崩式百業蕭條，阿麗居酒屋裡的表姨們比客人多，上班下班，上妝補妝卸妝，哪個是真正的自己？阿麗再次強調說這裡真的是純的，只唱卡啦 OK 和點熱炒，開啤酒炒熱氣氛都很正常，不過，客人走出外面就不知道了。

姑娘純不純不是姑娘的錯，我問姨婆什麼是純？她說客人或社會決定，有時是看心情決定。我問是誰的心情啊？阿麗推說不知道。

她們用妝容包裝或保護自己，社會用眼光將姑娘們都圈在一起，圍在這裡或那裡，有人會來捕撈姑娘，給小費。她們會集體變成一艘艘船，彩繪的船，用身體乘載希望或失望，運補到各個需要彌補的地方。「靠手段比較快啦~」她叫我來吃飯。

她說重點說完了，簡單飯菜也煮好了。早餐當午餐一起吃，午夜當凌晨用也沒差，她邀我一起吃午餐，問我要麥茶還是芭樂汁。居酒屋下午五點開張到凌晨二點，員工和表姨們晚一點才會上班。

講這樣就好，阿麗說，「店內很單純」，客人們點菜、唱歌、姑娘們盛裝陪他們說陪他們笑，當天領現金。有女鄰居說她們不正經，說她們壞話，但是她們下班都戴上口罩沒有為自己說話，「幹嘛說呢？」，客人走進來都是自願的，對吧？表姨們離開時都素顏，妝是畫給客人看的，不是自己看，下班時她們口罩掩緊緊，不比那些美甲店裡的客人更招搖。阿麗說，不正當的不會來，門口有申請巡檢箱，就掛在門口，走得進來都很正經，不正經的不敢來，警察也不給進，對吧？阿麗像在說別人的故事，話語輕飄飄的，飄到很遠的地方。

「姨婆做的香腸炒飯超好吃欸！」我聞香闔上筆電。

「我家已灌欸，」好吃厚？有加金門高粱哦，等一下到門口提兩串給你阿嬤……阮大姐啦。

「賀！」

我已經可以自己騎摩托車了，阿麗叫我騎慢點。

我能想像等一下居酒屋開店前，員工會一個個走進來，整理的打掃的消毒的和備料的，預約好的菜販已將廚子訂好的食材堆在廚房檯上，阿麗會在櫃檯前細細補個妝容，儘管她畫的只是一付過時皮囊，但我寧願她多花一些時間坐在鏡子前面，細細描繪根根分明的青春。

因為鏡子已不再紀錄，她畫眉的時間將會越來越長，而男人看她的時間卻越來越短。

※引用的古典文本與出處：《聊齋誌異》清·蒲松齡，第一卷第四十則。畫皮。

《看懂一匹馬》

馬說：「我達達的馬蹄不是美麗的錯誤。」

謙虛的障眼法

是最精巧的暗示

他沒看懂

只當是匹馬。

長劍的索求與眾人的白眼

是馬在相伯樂

他也沒看懂

只當是匹奇怪的馬。

一聲「能」

是摩拳擦掌的號角

他還是沒看懂

只當是匹有用的馬。

市義的騙局

騙來一年後的退路

他更看不懂

只當是匹敗事有餘的馬。

齊王的婉曲

馬蹄後飛揚的黃沙

他好像看懂了

當他是匹不錯的馬。

一點點手段

一場要紙包住火的賭局

他快要看懂了

當他是匹聰明的馬。

故事的結局

在宗廟下塵埃落定

他終於看懂了

他也終於成為伯樂。

引用的古典文本：〈馮諼客孟嘗君〉

出處：戰國策 齊策

三夢記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

睜眼，看見的是一片白，白中帶了幾灘昏黃和幾點汙黑，自右方漫來的陽光很快浸入雙目，讓甦醒過來的靈魂漸漸浮起，浮出現實。

回過神來，緩慢移動頭部，看看左方，是僅僅距離數步的房門，門旁吊著一個泛黃，看來相當老舊的月曆。接著視線從月曆移開，看向牆壁右上方的時鐘，短針指向 11，長針則指向 9 至 10 之間，就這樣呆滯看了幾秒。再別過頭看向右方，有一扇打開縫隙的窗，白色的窗簾被拉上，看起來擋不了多少白天的日光，日光就這樣肆無忌憚地漫入房間，用那張狂的光伸進房間各個角落摸索。窗戶外頭的車聲人聲不絕如縷送進耳膜，這些鼓譟的聲響很快使人按耐不住，自床上彈起，頂著一頭凌亂的髮型，臉上鬍渣在嘴邊亂生，眼前放著多年前的映像管電視，右前方一個角落擺著書桌，桌上放滿凌亂的紙、雜誌、書，還有幾封已經拆開的信。

信上寫著「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 9-1 號 劉築棲先生 啟」。

他下床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附帶一個長長的哈欠，而後緩步走向浴室，小便、洗臉、刷牙和整理一下凌亂的頭髮。走向客廳，坐在一個小木板凳上，身前擺著一個小茶几，向右側身，一個小冰箱就杵在那，隨手拿了一個三明治，拆開包裝吃了起來，那味道沒變，始終如一，畢竟連續吃一個禮拜了。

吃完了，包裝丟進半滿的垃圾桶，接著走向房門，地上躺著幾個早晨剛送到的信封，他彎下腰，拾起其中一封，那信封封面印著「XX 出版社」，裡頭說了一大堆，這些劉築棲都沒有興趣，因為看過無數次了，他直接看那封信的最後一句話，寫著：「很抱歉我們無法出版您的著作，期待您下次的投稿。」

劉築棲只是不屑地哼了一聲，將信封揉成一團，投向垃圾桶，但沒有投中，他也懶得去撿了，只是走向書桌，將稿件整理好，重新寫了一封信，晚點準備去郵局寄出，這些動作在他手裡十分熟練，一氣呵成。裝封好後，劉築棲走向破舊塌陷的沙發坐下並打開電視，只是看著電視上的長青節目，因為他知道，又是百無聊賴的一天。

時間就這樣拖磨著，磨到了傍晚，從沙發上站起，走向置衣架，披上僅有的棕褐色皮夾克，換上一條黑色的長褲，拿起鑰匙打開房門，下樓後到馬路上，朝著郵局方向走去，路程大約需要二十分鐘，他沒有車，只能用走的。

街道上已是亮起街燈，下班的車潮塞滿馬路，劉築棲看著這些車——或者該說車裡的人，駛向他們各自的家，這些人或許有家庭、或許單身，都是朝著理想而努力。而他，每兩三天就要去郵局重複寄件的工作，他也是在為了夢想而努力，但依現狀來看，卻是近乎遙不可及的夢想——一個大作家的夢。這些年來，他重複著寄稿與被退稿的循環，而這些稿件總是被評為陳腔濫調或拾人牙慧。一般來說，這些評語他皆不予理會，只是不屑地哼一聲或者咕噥幾句「這些人不懂我的作品」之類的話，然後又去找其他出版社寄件。

在被「挖掘」出來之前，他不會停下來，現實也不准他停下來。

寄完件後，他注意到郵局左前方有一個賣肉羹的小攤販，於是上前去買一碗當晚餐吃，回家的路上，如往常一般，夢著著作出版的光景，夢著聲名大噪的一日，夢著……夢著……總感覺今日不太一樣，有種昏昏沉沉的感覺一直籠罩著他，說不出來的違和感，以往不會這樣的，但劉築棲沒有停下腳步，快步走回家中。

將房門鎖上，衣物掛回架上，鑰匙隨意丟在一個拉開的抽屜中，他將肉羹裝在一個瓷碗中，加熱後吃了起來。熱呼呼的肉羹入口，一股香甜充斥嘴中，輔以肉的咬勁和筍子的清脆，令人欲罷不能。但劉築棲沒有享用美食的雅興和好運，那股昏沉感愈來愈重，好似一隻巨掌要將他壓平，直到與地面貼服，同時

雙眼眼皮亦如掛上鉛般，不停闔上，他像是在和整個地球抗衡，努力不被地心引力將靈魂抽入地心。

吃了幾口後，劉築棲自椅子上站起，索性拿了一張餐巾紙將瓷碗蓋著，快步走向浴室，簡單地沖了個澡。沖完澡後，只覺雙眼迷離，他搖搖晃晃走向床，躺了上去，雙手平攤，看向時鐘，短針停在 9，長針停在 11，看向窗戶，外頭一片黑，只有房間中的一盞橘黃仍在苦撐著，隨後他閉上了雙眼……

墜落，停下，睜開雙眼，劉築棲看見周圍一片空曠，地面是一般的水泥路，路上有幾條白色的標誌線，站在此處，不時還有徐風吹來。放眼向前方望去，除了他之外，沒有任何立於地面上的物體，劉築棲心中疑惑，先是大喊：「有人嗎？」

無人回應。

周圍除了風聲之外，沒有其他的聲音，萬物皆被調為靜音，這偌大的空間只有一人、一陣風，別無他物。他往地面看去，有一顆小石頭靜靜地坐著，空曠處一人一石相望，可以說是再詭異不過的風景。這時劉築棲又注意到，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濃濃的汽油味，他很驚訝一開始竟然沒有先發現這刺鼻的氣味，好像方才嗅覺被遮住了一般，劉築棲皺著眉，心中暗自叫罵著：「我都已經這麼累了，還要來這齣是怎樣……去他媽……」

「爸爸！」

從後方突來一聲稚嫩的小孩音，讓劉築棲思緒中斷，猛地回頭看去，但所見的，卻讓他呆住，張口睜大雙眼。一位女人，雙手牽著一個男童一個女童，那是孩子和妻子……

劉築棲呆立在原地，看著妻子和孩子，目光沒有離開過，他們緩步走向前來，兩個孩子首先按耐不住跑向前，手上各拿一桶玩具，互相嬉鬧著，接著抬頭看向眼前的男人，兩雙清澈的明眸注視著一雙飽經歲月的眼瞳，男人正欲開口，兩名孩童只是先對著他微微一笑，那是不含任何雜質的純真笑容，男人的嘴中的話語頓時被堵塞住，誰也不願出口打擾這寧靜的時光。

就這樣對視四五秒，兩名孩子的笑聲首先衝出這陣寧靜，他們掠過男人身旁，颳起兩陣微風。此時正好女人走近，仍是那清澈的雙眸，雙眸中卻隱約透出某種無法測度的情感，兩人依然對視。

依稀記得妻子姓許，家世背景富裕，說起她年輕時的面容，只要身為男人，應該都會被那深邃的雙眼、高挺的鼻樑以及端正的五官所吸引吧！劉築棲想起了，妻子名叫許富美，和她相戀，那是多年前的事了。現在，妻子出現在他的面前，對著他微微一笑，在劉築棲的印象裡，這笑容，已經多年沒有看見了，而他也擠出一個笑容回應，此刻，無語凝噎。

四個人走著走著，孩童嘻笑玩耍，微風拂過，女人肩上的髮絲飄逸，一切是歲月靜好，劉築棲盯著這副光景，沒有多說任何一句話，思考著，這是現實嗎？如果不是現實，那又何妨。

地上散落許多孩童的玩具，他彎下腰拾起，同時他注意到了背景有一陣陣嗡嗡聲響，但也僅僅是注意到，並沒有過多注意。

詭異的是，嗡嗡聲愈加強烈，似遠方的一片浪，慢慢逼近，漸漸，漸漸，嗡嗡聲以從背景音變為惱人的噪音，再過片刻，已成了「轟隆轟隆」的聲響，但並沒有僅只於此，聲音還在不斷增大，遠方的那片海浪已成了足以吞噬空間的驚濤。劉築棲終於回過頭去，呈現眼前的卻是一個碩大的飛機頭，正以極快的速度駛向他們，再轉過頭去，妻子和小孩卻依舊悠然自得，好似只有他注意到一架飛機正向他們駛來。

「快跑！富美！帶著孩子快跑！」

劉築棲驚恐地叫喊，但三個人影卻還是不為所動。

嘻笑聲，轟隆聲，叫喊聲。嘻笑聲，轟隆聲，叫喊聲。嘻笑聲，轟隆聲，叫喊聲。

劉築棲絕望地向妻兒奔跑著，機頭即將撞上他的那一刻……

一切寂靜了。

劉築棲從床上跳起，大口喘著粗氣，頸上冷汗直流，彷彿他剛才真的經歷了什麼生死關頭。雙眼朝著四周環視，先是看向時鐘，這次短針停在 9，長針停在 5 至 6 之間，月曆、鎖上的房門、打開的抽屜，確認過沒有變化。向窗戶看去，一樣的日光、一樣的喧鬧、一樣微微起伏的窗簾，家中一切不變。此時，櫃子上的手機卻傳來聲響，這讓劉築棲震了一下，以警戒的目光向手機看去，來電顯示「妻子」。

「喂？」

「喂。」

「……」

「……」

「你現在在做什麼？」

「剛起床。」

「那……我有打擾到你？」

「沒有，醒來 1、2 分鐘了。」

「嗯。你……要來看看孩子們嗎？」

「我……我今天還要工作。」

「是嗎……那……改天吧。」

「……」

「那……我沒有什麼事了，你去忙你的吧……」

「嗯。」

「……再見。」

電話掛斷了，劉築棲在恍惚中慢慢放下手機，抬頭看看時鐘，長針又走了幾步。他起身前往浴室，手扶著流理臺，抬頭從鏡子中看看自己，明明昨天沒有晚睡，黑眼圈卻好像增重了，他閉上眼，用冰涼的水洗臉，同時拍拍頭，努力讓自己精神恢復，隨後走到書桌前坐下，開始他的「創作」，順便…將這個夢記錄進日記中吧。

傍晚的金黃漸層，暈染在蒼白的窗簾上，為這毫無生氣的房間添了某些自然的姿色，夕日餘暉映照在劉築棲的臉上，那是一個愈顯憔悴的面孔。

昨日沒有吃完的那碗肉羹，微波溫熱，滋味沒有昨日的那麼新鮮了，但用來果腹份量還是足的。一口一口送入嘴中，很快吃完了，剛起身要去廚房，那股昏沉感再次襲來，這次的感覺沒有昨日那麼強烈，劉築棲將碗筷洗完放著陰乾，隨後進去浴室洗澡，等待時鐘上的長針跨越了 60 度。

從浴室出來後，他便往床上一躺，閉上雙眼前向時鐘瞥了一眼，短針在 8，長針在 4，然後從現實陷落。

睜開雙眼，映入眼簾的不是一望無際的水泥地，睜開雙眼環視一圈，只見得四周是普通家宅擺設，頭頂懸吊一盞散發微弱白光的燈泡，牆壁可以看得出原本是用白色油漆粉刷的，但在經年累月下逐漸泛灰。電視櫃上放著一台古董電視機，螢幕旁還有一些旋鈕和數字按鈕，電視機外部由木頭保護著，看上去是和現代相差甚遠的產物。

其中一面牆壁上有一扇窗戶，窗戶外裝置著鐵柵欄，日光先穿過鐵柵欄再透過窗戶才照進屋子裡。屋內其中一個角落放置著一張藤椅，藤椅看上去已經被使用有一段時間了，某處破洞，某處磨損，某處褪色，不過整體看來應該能再多用幾年。這個空間一直帶給劉築棲熟悉的感覺，好像他不是第一次來到這裡，目光在這客廳掃來掃去，期望能掃出點蛛絲馬跡。

而此時，外頭傳來了水流聲。

外頭有其他人？他抱著七分疑問，三分恐懼，戰戰兢兢地走向窗戶一旁的房門，伸手拉開了握把，頓時日光亮得他睜不開眼，待眼球適應後，眼前浮現了一位女性的背影，隨著腳步走近，這背影愈來愈清晰，眼前的女性身著榴紅色的上衣、青黑色的七分褲，腳穿拖鞋，頭上微捲的灰色短髮摻雜幾根雪白。她正彎著腰為庭院中的盆栽澆花，這些盆栽中的植物有紫鬱金香、白百合以及石

頭花，將房前的庭院綴成一片姹紫嫣紅。劉築棲看著眼前景象，感到心頭一緊，他想到了，眼前的女性，是他的母親。

母親持續彎著腰澆花，澆完這盆就換下一盆，好像沒有察覺到後方有一個人正向她投以熾熱的目光。劉築棲站在後方，不發一語，盯著母親微駝的背影，一股酸楚自心底油然而生，他就這樣盯著，時間不知流逝了多久，母親終於直起身，朝著屋內走去，他隨後跟上，進入屋內後，屋門關上了。

在屋內，母親終於回過身來，兩人有了第一次眼神接觸，雙方都不發一語，單憑眼神，便已無聲勝有聲，但很快劉築棲發現，母親面無表情，自始至終板著一個臉。母親的容貌他已多年未見，增添了許多皺紋，臉皮微微下垂，但眼神卻平靜無波，看著眼前她所誕下的孩子，沒有擁抱，沒有思念的話，卻仍散發出一種母親獨有的關愛。劉築棲和母親相視，不知道該些什麼，便簡單說了句：「媽，妳還好嗎？」

後者沒有回應，繼續看著眼前的人，然後，伸出了食指，指了指天花板。

劉築棲同時向上看去，天花板起初毫無動靜，過了幾秒，原先附著在天花板上的灰塵開始落下，接著天花板劇烈搖晃，竟被掀開了一角，外頭的日光隨著塵土進入屋內，而視野正中央竟是一隻巨大的怪手。就在天花板被掀開時，一顆和頭一般大的石頭落了下來，正下方即是母親。劉築棲驚慌地伸手想將母親攬過來，而母親仍然呆立於原地，看著他。

下墜，下墜，下墜，不斷下墜。

逼近，逼近，逼近，不斷逼近。

在石頭砸中母親前一刻，一切寂靜了。

張開雙眼，劉築棲從床上爬起，頸部冒汗。一樣的驚醒，不同的夢境，他看看時鐘，短針指向7，長針指向8至9之間，一天比一天要早起了。而電視不知是不是從昨晚開至現在，新聞正播報著舊城區老屋拆遷的新聞，他趕忙拿起遙控器，將電視關掉。

劉築棲站起身來，卻發現四肢止不住的顫抖，他努力令自己再次平靜下來，但這很難做到，他顫顫巍巍地走去浴室，想沖個熱水澡，但突然想到水費的問題，便打消了這個念頭。情緒稍稍地平復後，走向書桌，右手緩慢地拿起筆，左手打開筆記本，他停頓了一下，一支筆懸於紙上，筆墨正等待著在紙上馳騁，寫下一切，經過幾秒鐘的思考，他選擇記錄下來。

長針轉了一圈，他停下筆，走向窗戶，雙眼無神盯著外頭的馬路，開始思索，這幾年的時間來，他是否忘了甚麼？是否失去了甚麼？是否錯過了甚麼？會回想起這些，都是源於這兩天的夢，夢在虛實之間，總是看來觸手可及，夢醒之時，卻帶來加倍的失落感，這種感覺他不常經歷，也不願經歷，這使得劉築棲開始懼於睡夢到來。這些年來，他都是孑然一人，身旁沒有多少親友，他有兄弟姊妹，但鮮少聯繫過，母親誕下的五名孩子中，最偏愛他，從小到大，家中的資源幾乎都集中於他身上，或許是因此，家中的兄弟姐妹對他心存芥蒂，刻意疏遠。

劉築棲將目光收回，坐到沙發上，打開電視，切到一個他不熟悉的電視台，這電視台正在撥出一部懷舊影集，那是劉築棲童年時最愛看的劇集，他就這樣癱在沙發上，任由時鐘上的兩根針相互競逐，待短針在 6，長針在 4 至 5 之間時，熟悉的昏沉感捲上腦門，攫住意識，這次他只來得及擺一下頭，便被拖下意識深處，眼前一下黑暗。

微風輕拂，睜開眼，回到那個空曠的水泥地，天空昏黑，一眼望去是一條直直的地平線，劉築棲大大地嘆了一口氣，或許是認命了，而他看見遠方有一條身影，佇立於地平面之上，那又是誰？

劉築棲一步一步踩在這令人感到弔詭的平面上，四周散落小孩子的玩具，像在一片灰色的布幕上灑落幾點顏料，他警戒地向前，全程目光皆集中在那個身影，隨著愈加接近，身影也愈加清晰，面孔上的五官開始能夠辨別，而這人，是母親。

一樣平靜的面龐，一樣呆立的身影，一樣的四目相交，她看著他，他看著她，誰也沒有說話，只是看著，心中那陣酸楚還在，但他不敢說出，因為不確定眼前的人究竟是不是那熟悉的她。

令人意外的是，這次僵持的局面並沒有持續多久，過了幾秒，母親又伸出了食指。

當母親伸出食指時，劉築棲心頭忽感一陣緊，但他別無選擇，食指指向昏黑的天空，他抱著忐忑的心，跟隨食指向天空看去……並沒有出現生死交關的場景，而是看見一架客機閃爍著燈，向遠方愈行愈遠，耳邊充斥著氣流擾亂的聲音，而這時母親終於說了第一句話，卻也是最後一句話。

「來不及了。」

醒了，這次居然沒有驚醒，劉築棲慢慢自沙發上坐起，向左看了看時鐘，此時短針在3，長針在6，再往右看了看，外頭仍是烏黑的，四周也是一片黑，房間中唯一亮著的只有前方的電視，不知何時切到了新聞的頻道。自從醒來後，他不斷思索著夢中母親所說的最後一句話，百思不得其解，母親指向天上的飛機，那是飛往哪裡의班機？又與他有何干係？這三個的夢究竟有其含意？又或者他意識深處的無病呻吟？這一切困擾著他。但很快，手機傳來一陣電話鈴聲，為這一切撥開迷霧的鈴聲。

「喂？」

「怎麼了？」

「這種時間你居然醒著！？」

「起床上個廁所而已，打來有什麼事？」

「……」

「喂？」

「喔……我只是……要跟你說，我要帶著兩個孩子前往美國了。」

「什麼？」

一聲疑問，是無法道盡的懷疑與不敢置信。

「我要前往美國工作了，因應公司的政策，我……或許會在那裡住十年以上，甚至更久……如果你要見這兩個孩子，就來機場吧，班機 JX002，5:40 起飛。」

對方所說的資訊灌入他的腦中，他一字一詞聽得明明白白，卻始終一句話也不懂。

「喂？你還在嗎？……如果不願來也沒關係了，你還有工作要忙吧？」

想問的話太多了，沒辦法一句一句講出口，這些話像一根根稻草，同時想衝出咽喉，卻因數量太多，被窄小的咽喉給捆了起來，但其中有一根稻草掉了出來。

「我現在過去。」

焦慮、心急、疑惑、難過…各種情緒在劉築棲心中攪和，他不明白妻子的選擇，現今唯一能做的便是趕往機場。他在路上奔馳，朝著計程車站奔去，在漆黑的暗夜中，徒留他一人和幾台車輛在路上運行。劉築棲沒有四處觀望，他知道不能浪費多一秒在無關緊要的事上，就算是一個撇頭、一個目光的轉移，都會擾亂他行進的節奏，像要從鐵公雞身上拔一根毛般，他一分不讓，為了不再失去和錯過。

隨便招了一台計程車，他坐上去，請司機行駛到機場，司機迷惑地透過後視鏡看著這位氣喘吁吁的客人，但沒有多說些什麼。一路上，車內如夢境般寧靜，劉築棲不安地看著窗外，一顆心似懸在燒紅的鐵板上，他不停地觀望公路上的景觀，試著轉移注意力，但這沒有用，他的心悸越來越難受了。

東方的亮白逐漸升起，晨曦撒向世界，撒向灰濛的道路，車輛前方出現一道光，像是上帝的指引，指引車內的迷途者前行。這段在車內的時間無法度量，劉築棲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只知道機場就在前方不遠處了，司機在旅客接放區讓他下車，下車時，乘客隨手掏了兩張藍色的紙鈔給司機。

「不用找了。」

司機一臉茫然地看著眼前這位奔馳而去的客人，如果不說現今劉築棲的處境的話，或許會認為他是一位出手闊綽的客人吧！

劉築棲跑到機場大廳，環顧四周，察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有沒有混在人群中，機場內的人們，大多皆是抱著歡喜的心出國，大家都在期盼自己的航班趕緊到來，沒人注意到人群中一個心急如焚的丈夫兼父親。

「富美！富美！你們在哪裡！」

「……」

「富美！富美！」

「……」

沒有人回應這些叫喊聲，好像他在尋找根本不存在的人一樣，劉築棲雙眼乾紅，他不敢眨眼，生怕一眨眼「他們」就再也找不到了，最終，他茫然地向右上方看去，那是各航班的時間表，他由上而下地搜索著，很快，他看到了JX002 航班，往右看去，起飛時間 5:40，這也和他所掌握的資訊沒有錯，再往右……

已起飛。

他的世界安靜了，這是他從未感受過的死寂，一切結束了，夢結束了。

他錯過了。

回到家中，一個失去所有的人佇立在門口，口袋中的手機突然傳來震動——是久未聯絡的姊姊傳訊息來了。沒有問候，也沒有寒暄，只是傳來一則新聞，內容為昨日所播報的舊城區都更計畫，其中穿插著幾張照片。而滑到其中一張，照片中有一間老房子，放大仔細一看，房子四周圍著一座矮籬，大門前留有一片空地，空地擺滿雜物和花盆，那些花盆裡的植物都枯萎了，但那澆花的水壺卻靜靜地立在地上……現在他才想起來，那正是童年時的老家，原來老家就在那個舊城區裡。

再望向牆壁上掛的那本月曆，在昨天下方的格子被一個大大的紅圈圈起來，並以醒目的符號標記著，格子中寫著「媽媽忌日」四個字，那是五年前的字跡。五年前，媽媽被發現孤獨的於家中去世，發現時距離死亡時間已經 7 天了。五年前的劉築棲也剛剛孤身一人來到這座陌生的城市，這月曆便是剛搬進這狹小的房間時寫的，那時他心中仍懷揣著一個大大的夢——大作家的夢，可意氣風發的模樣如今早已被房間的昏黑吞噬，加以一個窄小的牢籠束縛，再也難以逃脫。

今日發生的一切要寫進日記中嗎？

早上忘了關的電視機中的新聞仍然在重複播報著舊城區都更計劃，他站在月曆前方，終於弄懂了某些事。

如同大夢初醒一般，木然地站著，他臉上露出一副慘然的笑容。

「啊……真是夢啊……」

「各位旅客您好，這裡是機長室，剛才因為在清理跑道上的雜物因此延誤班機，在此向各位致歉，祝福各位有個美好的旅程。」

一架飛機上，一對母女的對話。

「媽媽媽媽！我在前幾天做了一個夢！」

「是喔！夢裡有誰啊？」

「有我們家的四個人。」

「是喔！那你在夢裡做什麼事呢？」

「沒有幹嘛，跟弟弟們一起玩而已啊！我們帶了好多玩具，但是醒來之後，找玩具箱，就發現全部都不見了！」

「是你玩完之後沒有收好弄丟的吧！再仔細找找……夢裡爸爸在幹嘛？」

「嗯？沒有幹嘛啊！只是對著媽媽妳笑。」

對著我笑？回想前天的那場夢，似乎真的是這樣……他在對著我笑。他也對著孩子笑了，或許就是因此，才會打給他，邀請他來看看孩子……或許就是因為如此，才會和他說要赴美工作的事，希望他至少在我們離開前能夠來看一眼……但這些都沒有實現，他不愛這兩個孩子了嗎？

不。

不是的，或許……只是錯過了……

之後還能夠在夢裡見到彼此嗎？

道林格雷的銅鏡

方見過亨利勳爵的道林·格雷還沉浸在一種詭異的快樂與興奮之中。好像他的大腦裡有東西徹底的被顛覆了，那種陳舊的生活方式、天真愚蠢的善良都應該被捨棄，是呀，他有這樣一張完美無瑕的臉蛋。這是他生來就應有的，上帝給他就不該收回去的，他反覆研究著亨利勳爵送給他的鏡子上自己的臉，並用拇指摩娑著上頭鑲嵌的藍寶石。

「那就像你的眼睛。」亨利勳爵這樣同他說過，「可是過幾年它就會變得混濁，不只視物不清，更會爬滿血絲。而這一切發生在你一覺醒來時、在你的眼睛被沐浴的蒸氣浸染過後、在用完一道油膩的料理後，你就徹底失去那雙漂亮的藍眼睛了。」

格雷緊緊握住拳頭，他才辭別畫家巴茲爾與亨利勳爵沒有多久，所以他是興奮的，可是當那股興奮勁兒稍微過了他又開始疲憊且難受起來。他從沒意識到自己的臉蛋竟然是如此珍貴完美卻易逝的，於是當意識到自己擁有著又開始害怕失去了。

人就是這樣的生物呀。格雷在心中自嘲著。然後他要去劇院看西碧兒·范。只有她，那如天使般美麗、彷彿生來就在莎翁筆下溢滿花香的夜晚中跳舞的女孩兒能挽救他的疲倦與困惑。

可是此時街角一位男孩後頭帶著浩浩蕩蕩的朋友，擋在他的去路之上。

「……有什麼事嗎？」格雷只好停下腳步，看著領頭男孩稚嫩的臉龐。

「沒有，只是見您打這裡經過幾次，覺得您很有趣，想同您交個朋友。這是我想送給您的。」男孩從兜裡掏出一個樸素的銀指環遞給他。

格雷掃視了他幾次，看衣著大約是貴族家庭的男孩子，而後頭的那群孩子有的穿著破爛，像是貧民窟出身的，有些則是同一般中產家庭的男孩一樣，穿著褐色布料的背帶褲，衣著乾淨卻不至於奢華的類型。他看不出來這個男孩的意圖，說是要交朋友是有些突兀，可若是要搶劫好像又沒有那樣的惡意。

「你想和我交朋友？那後面那群人是你的……跟班嗎？」格雷露出困惑的表情，又眨了眨眼，眼前的男孩好像屏住了呼吸。

「算是吧……您若不想要他們待在這兒，我便讓他們走。」

於是格雷點點頭，男孩於是揮了揮手，讓他身後的其他男孩離開，自己則湊到格雷的身邊，「我知道您要去那間劇院，去看西碧兒·范。」

「你跟蹤我？」

「喔，那可沒有。是在這條黯淡的街道，您偶然的經過實在太容易引人注目，我沒有想要看您，只是就會注意到您走進那劇院裡。而那劇院也只有西碧兒·范能吸引您這樣漂亮的人的視線了。」男孩輕輕推了推他，又和守著劇院門的男人打了招呼，與格雷進了同樣的包廂。

格雷有些惱火，不知這男孩究竟有什麼意圖，還這樣自顧自的進來他的包廂打擾他。可注意力還是漸漸的被舞台上的西碧兒·范吸引，他不自覺的讚嘆，他覺得世界上的所有溢美之詞來形容這樣的天使都太淺薄了一些。

「我愛她，是的，我愛她。」格雷把自己漂亮的金色捲髮向後梳，眼睛裡只剩下那個跳著精巧漂亮舞步的女孩。

「您有同西碧兒·范說過話嗎？」男孩在西碧兒下台時問他。

「沒有，那守門的男人一直邀我到他們的後台去，只是我還沒有去過，也許之後會去吧。」

「我與她的兄弟熟識，她實在是個天真爛漫的人，臉蛋也很驚人。」男孩撥弄著自己腕上的袖扣，「這個年紀的女伶，實在像一朵盛開的花朵一樣。不過您喜歡的是她的什麼呢？您都沒有同她說過話。」

格雷還看著舞台，漫不經心的聽著男孩的說詞，覺得有些索然無味，也懶得回應他的問題。這是命運、他第一眼就知道了，根本無需言語。那張漂亮的臉蛋、清亮的歌聲、天真的笑容就足夠了。

於是他只是這樣回答，「像花朵一樣？我不喜歡這樣的譬喻。」

說要同他做朋友的男孩卻沒有附和他，而是堅持己見著。「您可以不喜歡，可是事實就是這樣的。您也像一朵盛開的花朵一樣。」

鑲金的看台把手照映著格雷那張使人看見就要屏息的臉龐，格雷站起身來，想把那男孩趕出包廂，可外頭那守門的男人在他幾聲叫喚後也沒有過來。西碧兒·范卻又換了條蕾絲花邊的粉紫色裙子上台，於是格雷懶得同他爭論，想等西碧兒離開後再趕走男孩。

「可是像一朵花一樣並不好嗎？我想也不盡然是的，花凋謝了還有別朵花會開呀。」男孩卻又不解的轉過頭與他說。這是他第一次在西碧兒在舞台上時開口。

「你這樣的論調與我老了還有別人年輕有什麼區別？」

今晚的演出是莎士比亞的《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是對於觀眾而言很無聊的劇目，演員似乎也只是尋常的背著自己的口白，根本不懂自己為什麼要說這些話，並且胡亂的在舞台上繞著。但對於這個戲班而言這樣是很平常的。西碧兒在台上扮演著克瑞西達，那個美麗卻善感脆弱的女人，格雷卻在每次她下台的時候便感到惱火，他想都是那男孩害的。

亨利勛爵說話時分明會讓他感到敬佩又刺激，可這個男孩卻好像試圖澆熄所有亨利勛爵帶給他的火花。

「那些花朵都是您的呀，不是別人的。」男孩張著漂亮的眼睛，格雷轉頭看他，就見他由下望上來，清澈乾淨的眼神裡沒有任何雜質，「除了容貌外，您生來還擁有很多花朵。所以我第一眼就從人海裡看到您了。」

突然舞台上演奏起激烈的音樂，只不過因為樂團的樂器與成員訓練品質參差，聽起來有些粗糙刺耳。

「美貌、智慧、門第、臂力，事業、愛情、友誼和仁慈，都必須聽命於妒忌而無情的時間。」他們同時聽見從舞台上傳來了這句話，格雷啞口無言，彷彿一瞬間被善與惡、混沌與現實拉扯，他不想趕走這個男孩了。於是他低下頭問男孩的名字。

「我叫諾亞，我想與您交朋友。」

自稱諾亞的男孩還從自己的口袋掏出一把沒有鑲鑽的黃銅鏡子，說是自己攢了錢買的，買時就想送給他，請他務必收下。

那個夜晚格雷因為諾亞的出現，同樣沒有進入後台，只是在街邊月色的傾

照下，他發現這個男孩同樣生的清秀精巧，又有些面善，柔順的金髮勾到耳後，且就像尚未變聲過一樣，聲音清越的像女孩子一樣。諾亞隔天也到劇院門口等待他，他又換了另一個顏色的背帶褲，這次格雷沒有趕走他，只是問他要不要邀請亨利勛爵與畫家巴茲爾一起來看。

「這是您自己的選擇，先生。」諾亞眨了眨眼，「您覺得勛爵帶給了您什麼呢？想不想和他分享你的天使？」

格雷聞言突然想起巴茲爾不斷阻攔自己與亨利勛爵接近的模樣，那天他與亨利勛爵一同走進花園，那是他第一次覺得心跳加速得好像飲下了烈性的毒藥。於是格雷沉默著沒有說話。西碧兒·范又拎著裙擺上台，今天的劇目是《威尼斯商人》，倒是比昨日的劇目有趣許多，連諾亞都沒有在中間開啟新的話題，只是格雷突然覺得西碧兒今天的狀態有些奇怪，卻又有些說不上來究竟是哪裡奇怪。他正思考之際，諾亞就在看完之後又湊到格雷身邊問他可以去他家當家僕嗎？

「我不缺僕人，而你家應該也不缺錢吧。」格雷轉頭看諾亞，他的臉龐在歌劇院座位區看起來有點朦朧，就像在作夢一樣。

「讓我去吧，我爸媽都同意的，包吃住就好了。」諾亞卻很堅持。

格雷半眯著眼睛看他，卻發現自己看不清楚他的五官。他感覺到自己鬼使神差的點了頭，於是諾亞就跟在他後頭和他一起回家了，並且迅速的打進僕人內部，稍晚就換他端著茶水到格雷房間來了。

「先生，這幅畫像畫得真是完美呢。」諾亞有點侷促的搓了搓手，眼睛卻離不開那幅畫。

「我倒是很羨慕畫上的自己呢，比現在的我年輕了幾個月。」

諾亞聞言卻抬起頭看他，彷彿感覺到一些言語中的偏執。「您現在也很美，若畫家巴茲爾再替你畫一幅肖像，也會同樣美的。」

「可是明年呢？後年呢？十年後呢？」格雷卻突然有些抓狂，拿起鵝毛枕頭亂摔，還險些打翻茶水。亨利勛爵的話在他耳邊縈繞。

「都會很美的。」諾亞毫不在意的再把茶水端起來，「您若現在不喝，我兩刻鐘後再重新泡一杯來。」

諾亞退出去後，厚重的木門關上了，格雷仰躺在自己的大床上，突然想到什麼似的坐了起來，又看到桌上亨利勛爵送給自己鑲了各式各樣寶石的鏡子，他對著鏡子裡的自己發起呆來，他反覆確認自己的眼周、眼睛與鼻子附近的皮膚，這些地方之後會出現皺褶、斑點嗎？亨利勛爵、巴茲爾會因為這樣而離開他嗎？他好像除了在飯局上彈鋼琴討些女人開心外不會做什麼了，他們又為什麼會留在他身邊呢？

諾亞在這時把門打開，問他要不要把那幅畫先收起來，若放在房裡沾到茶水灰塵一類，不會讓巴茲爾難過嗎？格雷還沒來得及回應，諾亞就自顧自地把畫上罩了一張紅色絲綢，又喊了幾個僕從把畫抬到樓上的隔間。

「我什麼都沒說，我還沒答應！」格雷有些惱火，卻又隱隱有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他覺得自己的心思好像莫名其妙的被這個怪異的男孩看穿了，分明那男孩年紀比自己還小，還一副傻楞楞的樣子，於是開始有些不安起來。

諾亞則把茶水遞給他，和他說明天再去劇院看看吧。

可是隔天亨利勛爵卻闖進他的房間裡，格雷還沒清醒呢，那頭耀眼的金髮亂糟糟的，亨利勛爵卻自顧自的把今日的報紙塞給他，還問他昨日有沒有去後台。

「沒有，我沒去。昨日我只招了個新僕從。」格雷一邊揉眼睛一邊看報紙，「什麼呀……這大清早的。西碧兒·范死在後台……為什麼？天啊！這不可能，我昨天還見著她的。」

「她確實是死了。目前是往意外的方向調查，你昨日沒去後台那便好了，除了到劇場去也沒有同她有什麼接觸吧？」格雷竟從亨利勛爵的表情中看到些許的悻悻然，可他沒太在意，只是恍惚的點點頭。

「沒有……可是，怎麼會？我昨日還見過她呀，她昨天還跳舞呢，真的，穿一件漂亮的丁香紫的裙子。」

「哪有什麼怎麼會，這個年紀的女孩最容易墜入情網，以為自己遇到真愛，能為他付出性命，不過確實可惜了，你會愛上她也是理所當然的。不過最浪漫的也最愚蠢。也許遇見了負心的情郎吧。」亨利勛爵把報紙收好，「那我走了，晚上記得上我那裡去。」

格雷還有些恍惚，喊來了諾亞，他捧著熱茶，諾亞站在床沿，和他說之後準備一束漂亮的花，去西碧兒的葬禮吧。

「她的兄弟肯定饒不了那人的。」諾亞說，「先生，你也可以替西碧兒復仇呀，誰害死她的？你可以央亨利勛爵替你查查。」

格雷點點頭，他想像自己手刃那負心的男人，想像也許西碧兒·范曾用她那把漂亮的嗓音喊過那男人的名字，叫他「白馬王子」，可是他卻這樣對她，格雷又抬頭看諾亞的臉。在室內搖晃的燭火下，他又看不清他，他覺得諾亞好像站在一片黑暗中笑了。

「諾亞，你告訴我，為什麼我看不清楚你呢？」於是格雷開口問了。

「因為這裡太昏暗了，先生。只有方才因為勛爵來點的一隻蠟燭。」諾亞的聲音聽起來也輕飄飄的，又趁他精神不濟，沒有反抗，掏出了之前他送給格雷的那枚銀戒套入格雷的尾指，「而且現在時辰還早呢，您還可以再睡一會兒。」

格雷於是轉了轉那隻新戒指，又昏昏沉沉的又睡去，也許是因為悲傷過度，他總覺得手腳有些無力，明明蓋著厚羊絨毯，身體卻還是不斷發冷。他做了一個模糊的夢，驚醒後就睡不著了，又搖鈴喊諾亞來。「我睡不著。」

「因為天氣冷嗎？還是因為西碧兒·范？」諾亞走到窗邊替他拉緊窗簾，輕聲問他，「如果是因為冷，我可以替您暖暖手腳。」

格雷沒有拒絕他爬進厚毯，雖然他隱約的感到奇怪。這個諾亞究竟是誰呢？是了，是他在劇院外遇見的男孩，他與他說些奇怪的話，昨天又說要做自己的奴僕。自己沒有拒絕，於是他現在在毯子裡替他暖手腳。

可是他分明有更親近的僕從呀。為什麼剛剛搖鈴是喊諾亞呢？他正想得入神，諾亞便伸出暖暖的手握住他冰冷的手掌。

「現在幾點了？我不睡了，我和亨利勛爵約了晚餐的。我得打扮一下。」格雷想了想，還是坐起身來。

「晚上九點，先生。」

「天啊！九點！他一定等我許久……」格雷慌亂的翻身下床。

「先生，亨利勛爵離開前，我已經替你推了飯局。我同他說你一定因為西碧兒的事情難過得吃不下飯，也起不來床，他答應了，說改些天再約您。」

於是格雷的動作慢了下來，和諾亞道了謝，然後坐到了桌前。「我是不是該寫封信給西碧兒·范？」

諾亞慢悠悠的從後頭晃過來，「這取決於您的決定，先生。不過可憐的西碧兒是看不到先生寫的信了。」

「我可以拿到墓前念給她聽。」

「那就再好不過了。」諾亞好像輕輕地笑了一下。

可是拿起鋼筆來的格雷卻想不到該寫什麼才好了。他沒有與西碧兒說過任何一句話，也許她根本不叫西碧兒，只是茱麗葉，是克瑞西達，是波西亞，格雷空泛的寫下幾個溢美的詞彙，就再也寫不了了。

他是再不會去那家劇院了，那裡除了西碧兒也沒有任何堪看的，與亨利勛爵的飯局又向後推了許久，格雷開始覺得無聊了，正好拆了幾封信又有幾個夫人約他四手聯彈。

於是他寫信應了其中一位的邀請。又要諾亞到琴房伺候他練琴。

「您彈什麼曲子呢？」諾亞站在鋼琴旁問他。

格雷想抬頭回應，可是琴房明明是很亮的，燈火通明，為什麼他還是看不清諾亞的臉呢？格雷嚇了一跳，心跳突然劇烈的加速，手腳又開始不斷發冷，雙手也顫抖的不斷按出浮亂的音符，根本不成曲調。

「先生，您在害怕什麼呢？」

「為什麼我還是看不清你的臉呢，我分明點了足夠的火燭，諾亞？早晨亨利勛爵來過，對吧？我們要去參加西碧兒·范的葬禮是不是？」格雷瘋了似的摸自己的臉，又開始用力撕扯絲綢製的領子。

「您才不敢去參加西碧兒·范的葬禮，亨利勛爵來過，還有，您怎麼可能看不清我的臉呢？」諾亞突然露出一個飽含惡意的笑容，他彎下身來，把一張醜

陋扭曲的臉龐湊到格雷臉邊。「您最該是熟悉不過了，要不要再看仔細一些呀？我親愛的先生。」

那就是如今巴茲爾畫上的自己的臉。

道林·格雷這才滿身是汗的從自己雕花的大床上醒來，西碧兒·范已經死了二十年了。

哪有什麼諾亞？那就是他，他前幾日嘗試做幾件好事，但那一點幫助都沒有，他犯的壞事一件沒少，因他死的、瘋的人全都存在過、存在著。他昨晚才剛用過從暗巷拿來的藥，那藥使他又開心又難受，好像發著燒，有時候又狂喜，他搖了搖鈴，一位僕從低著頭走進來，他狂暴的要他抬起頭，卻看到那僕從也長著夢中最後一眼諾亞那張可怕的臉。

「亨利勳爵！快，快去找亨利勳爵！」格雷把僕人推出去，「和他說，我一刻鐘後去找他！」

僕人害怕他再動手，急急忙忙的去，可格雷卻驚悚的發現，家裡那年老的管家也同樣張著夢裡那張可怕的臉。

全都是、全都是，可是他們不可能知道那些的。

定是那可怕的藥的問題。

格雷勉力克制住自己顫抖的手，換上自己最好的絲綢衣裳，又對鏡子整理了自己那頭漂亮的金色鬚髮。

他對著雕花的鏡子扯了扯嘴角，完美的角度，沒有人能不對他的外貌而傾倒。巴茲爾已經死了，他處理掉他了，是的，沒有人能奈何他的，況且做壞事又如何？或者說，什麼算是壞事？

他又從桌肚掏了掏，掏出了好幾把數十年前亨利勳爵送他的鏡子，還有幾個他已然忘記面容的男孩女孩送給他的，他摸了好幾下，最後在最角落摸到了冰涼涼的一角，拿出來一看就是一把黃銅鏡子。

是誰送他的呢？格雷反覆思量的許久，實在想不到人選，他根本不記得他擁有這把黃銅鏡子。這樣樸實的東西不會有人送他，他自己自然也不會買，他又想到劇院前那個男孩。可是怎麼可能呢，那只是場貪妄的、愚蠢的、使人發

笑的夢而已。

他是該去找亨利勳爵了。

可匆匆出門之際，他把風衣從衣架上扯下又甩上身時，一枚銀戒從口袋摔出來，又滾到角落。

格雷怔怔的看著銀戒孤零零的在角落打轉數圈，又開始焦慮的轉著手上那枚亨利勳爵送他的、鑲了祖母綠寶石的戒指，然後努力想再對鏡子扯出一個完美的微笑。

反正夢的內容很快就會忘記了。

引用的古典文本與出處：道林格雷的畫像——奧斯卡·王爾德

〈歡迎光臨鴻門宴——致項羽〉

新安城下的吶喊聲至今
依然迴盪於楚軍的馬蹄下
噓 噓 噓
直到踏出通往鴻門的傳說

攻打龍虎之形的耳語聲竟被項伯出賣了
沛公無意間進入了關中，斬殺無數秦軍
他卻哀心地駐守於函谷關
「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呼？」
當時的人們都說，這是個偉大的承諾

究竟需要暢飲幾口，才能使你的刀劍落下
玉玦的誘惑召喚不出稱王的遐想
「王」這個字對你而言該如何下筆

於是，一把鋒利的刀從項莊的手中誕生了
項伯似乎也不甘示弱
拔劍起舞的他們在掩飾著什麼
營外的樊噲決定奉上目眦盡裂的模樣
誰知，卮酒與彘肩下肚之後
忠心與謊言開始纏繞在他的唇舌之中
你該如何知曉那時壩上人們的心思？

「坐！」
後世只記得你是如此回應的
沛公如廁的真相並不是墜落的尿液
而是奔向壩上的四人小隊
待揚起的塵埃消散後
映入眼簾的是被擊成碎片的白壁
不詳的預言，將隨著撞擊聲成真

故事並未隨著散去的宴席結束
儘管曹無傷再也無法發出聲音
咸陽郊外也已經綠了好幾回的歲月
一切，依然會出現在我們的眼皮底下
逃脫不出文字的束縛
彷彿，我們正在遠處看著一場

清晰的謀略戰……

註：古典文本：鴻門宴
出處：史記

寒食裡的荒唐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唐·韓翃〈寒食〉

春城飛花太溫柔撐不住一把龍椅的慵懶
瓷盤上硬骨太少而鮮肥太多
觥籌交錯嘴角 抖下糖分超標的餘渣
酒過不只三巡
連夕陽也酩酊大醉
猛狗緊扒著盆內醇酒
嗅聞肉骨蒸騰而起的白煙
朦朧了一片通明的宮廊
輪遞的是燭火抑或夕照再也分不清

於是詩歌隨輕煙散出
千年後連月都疑惑的夜裡
變聲器的虛假在電視上刺耳
唇舌口沫散落
一地不值錢的玻璃珠
螢幕外的政治暗語切斷電源仍如影隨形
終於我說：
原來不只是——
荒唐

攫走艾版和瓦罐中散碎凍骨
他找尋漆夜裡若隱若現的餘燼
卻跌入扎人的荔枝林
一騎紅塵揚起瀟瀟夜雨
潑濕了門前斷魂的石壕路
被震下的艾版殘留捏痕和掌心餘溫
滾墜進沒有日照的深溝
撈不回成團哀愁
清明晨光也照不進他眼底的永夜

荔枝果實落回你的眼瞳裡
漫天楊花壓下此刻躊躇的拱軀
恭敬呢喃在嘴邊
不安握在緊緊拳頭和深深眉皺裡
東風吹得御柳斜得如此不平
於是你在天平的一端
為他的故事添注籌碼 想像
詩歌擺正了飄搖歷史
寒食中也有風雨不動的歡顏

一隻信鴿的獨白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王維〈相思〉

雁前輩們在瘴癘中迷失南國的方向
 遷客絮叨至今
 失落在煙硝夾頁中
 於是我銜一根雪白尾羽
 從江湖鏢局調派文人書案
 二十世紀末傳信人們的心願
 散落一沓思念自此迢迢南歸

耳聞你於簷下的窸窣啾囔
 纏著春思的頻率
 念想的枝桠瘋長
 簡訊框住文字蔓生卻依然
 那是我曾經棲息的短枝
 殘雪聚眉間卻壓不熄你
 冒出點點星火 那是紅豆
 是春的輪廓
 是鍵盤上無聲滾落的相思

啾——啾——
 那句不敢脫口的近來可好
 被我悄悄塞入語音信箱
 你只是在春風中囁語：
 「今日也無待辦事項。」
 如昏鐘的嗓已啞
 難眠之夜從黃曆輾轉至塔羅占卜
 今日只宜採擷不宜相思

恍惚落入睡鄉的陷阱
 看那紅豆積聚成山
 手掬一捧沉甸甸的春光
 拂掠朝夕貪戀的餘溫
 縫隙間卻悄然溜走
 惹得鳥聲啁啾聒噪
 什麼聲音竟也咚咚落下

突地 你自夢的窗櫺顛仆而出
 文字在小匣內噠噠遊走
 聲細如春蠶愁思傾吐
 垂延至榻下
 一挽纏綿如月光
 淌出窄矮門隙
 我佇欄上看夜色潮濕
 驀然間 我也隨星月載浮載沉

千禧年以後
 瘴癘消散在錯綜電纜中
 我落在廣場上輕啄一片平和
 不再八方奔波 退休
 是最好的歸宿
 但請安心度過今宵
 無線電能攀附念想的長度
 在經緯阡陌間 相生共長

無人之境——讀辛棄疾〈元夕〉理想闌珊有感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辛棄疾〈元夕〉

花燈還月影

讓對視生出重影，是你還是醉意

千樹放百花 城裡的情緒已稠得像

滿盈的月 滿盈的上元

請讓筆法以簡襯繁

迷離眸光 算盡織燈內層遺骸

竹板木片蕭蕭

上元佳節簫簫

亡國一詞未免太過不合時宜

登高情節用得太多

嚐來像熬乾的酒

城牆都泛上苦澀醉意

連同江北那個無以名狀的夜

全然浸泡制式輪迴

愛戀啊理想啊悲憤啊

情緒化用詞已經達到本朝上限

於是燈火間 一名男子遊街賞燈

一名男子走進無限蔓生的光影

一名男子驚醒

任何賞析都將停在此處

花火對泣，遙遙地還在說：

新的舊的，辛先生能救的——

千言萬策同壯志長眠

醉裡臨安挑不起下一盞燈

雪柳金縷同殺聲只得融於塵光

高亢之處落筆 引歌舞在句末消聲
下一闋詞未開唱 詩興早用以草擬奏章
演練千百次的驀然
闌珊燈火盡頭是更闌珊的你

想打一通電話給北方的妳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李商隱〈夜雨寄北〉

滴答答——連一條長安至巴蜀的電話線
綿綿細語翻越巴山的分水嶺
故鄉遠比天涯蒼茫 連訊號都陰晴不定
只剩雨聲在兩人耳畔相聚
請查看限時語音留言一則：
「我能期待放晴的一天嗎？」

遙想去日旖旎短春
公路畔青草肆意爬滿車道
紅燈也挽留我遲遲的跽音
車載廣播黯然輪誦：往巴山一路天氣陰
窗內飛出一隻殷殷青鳥
反覆探看來時足跡
等來春
宅配一箱牽掛到府

如今大雁途經南迴公路
羽翼挾風將道旁青草又摳高一吋
聽說北方號誌年久失修
方寸間亂草叢生
區段速限也阻擋不了憂思四散成塵
空污蒙上妳心
層層的灰

然而蜀地的霜風已悄悄降臨
寒意全落在了我夜夢的歸路上
想妳的眸光已凝凝如燈
不想秋雨鎖住 斷訊的語音信箱
門前滿漲的無底秋池
屋內寥寥的酒杯

滴答答……您撥的電話無回應……
巴山夜雨蝕斷了電話線
只好將夢中的繾綣列印成
蠶絲被裡的兩人
讓青鳥送去一根不成灰的蠟燭
文火慢慢烘烤
那年秋雨中濕濡的巴山回憶

耳語

我倚著松樹，把樹的影子圍在身邊
等待那些與這些 窸窣窸窣
一圈大過一圈，終於淹沒耳際

沒有聲音的晨曦，又落了一針針
葉呀——輕輕捲起來時裂了幾處
成為煙斗，放進唇邊一吹
溜出灰濛濛的風

樹的悄悄話在金黃色的城市頭頂
流竄，像被石子打著的漣漪
浸水輕點行人無瑕的白紙
水彩筆尖蘸上灰，眼角筆痕吐出一條滄眼魚

甩著時間的不單鐘擺
還有消逝的鰭尾
帶著蜷縮的腳步化成流星
浪卻重了，離岸五釐處把自己拋進
蒸發——慢慢乾到只剩呼吸
沉甸甸似睡去的夜

人仍在五釐內，天上的星星不說話
有人跟著白紙一再告誡
噓 不出聲
拔高的訊息沉進地底
碎裂的密語橫衝直撞
頑固地扯開喉嚨

扯出一道路，直至濤聲燒壞了喉嚨
我只想輕撩答案透明的髮絲
獻上一眸——

耳語是透明的
貪婪啃食著 被囚禁的一塊塊千層派眼皮
浪卻重了
遺下滿坑滿谷的回音

古典文本：〈尋隱者不遇〉賈島

出處：選自《全唐詩》卷五百七十四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寒食掠影

多年以後——
輕輕揮著衣袖，他們見不著
刺目的烈日
仰天長嘯，只在擦肩與幽目

潤濕的墨跡醞釀許久
蛤蟆嚥一聲
吐出一肚子豪氣
為路樹與天風拓印著
清晰地複寫大江、潮聲
無數個 夜的月暈

剝落的墨白，冉冉
包裹毛細孔
又一絲絲被劃破
樹上的蛇笑著
隨他放，一個個直率的屁

混沌飛行物，失重後
烙下坑疤
無須理由，最重的心情也
填不滿的隕石坑，破竈
燈光依稀映著褪色的厚玻璃
來人嚥下戶外
一把把霓虹光火，飛昏

無人過問引力的典故
他們掩起耳
嘖嘖喳喳自語著
問句全成了肯定句
果然，年輕人還是太過輕佻

繼續前行，揮別合唱的墨筆
細數口袋裡積蓄
散落而團聚，不復
拉攏成無邊有坡的故事

引用——蘇東坡〈寒食帖〉，故宮博物院館藏

歸田

秋天的夜來得還是太早
植被才轉移住處
月亮已高高升起
你把季節扛在肩上
青苔間尋覓歸途¹

從腳尖陷入
腳踝，小腿，最後及膝
用力抬腳，往前，放腳
穩住身子
擁抱泥土
沒有五斗米，空空如的²
草廬裝得進大地的肚皮

村落遠遠吐出易燃物³
隨風而來的苦澀輕輕攫住了頭皮
一吹，飛起
一碰，剝落

你想想，還是不足為外人道
兼善也許太貪心
但求彎腰的自由，從脖頸開始
背脊，腰椎，最後尾骨
一塵不染的庭院連石頭
也不願頻繁叨擾⁴

只有鳥鳴出自碎花瓶口
苦澀的綠
酸爽的黃
你一筆畫下——
飽滿與成熟

¹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陶淵明，《歸田園居·其三》

²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房玄齡，《晉書·卷九四·隱逸列傳·陶潛》

³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陶淵明，《歸田園居·其一》

⁴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陶淵明，《飲酒·其五》

題目：項脊軒入住須知

搬進自己瞳孔，必須有光
房東說：滿屋仍是荒原，請小心移動

首先空無一人，適合養失去
適合在暗處熟讀，這是棲息注意事項
我們開始改造，先有窗
讓視野有訊號收復追求的，被愛與愛
再用幾百年不斷修葺的疲憊
紀念此刻青春…陋室是註定的命運
想睡成安穩，但雨季畢竟陌生
卻在熟悉的年紀漏水
房東雙手一攤，像桂影斑駁
都不可愛，明月與風也不知所措
所以我們繼續整建，再來是我

我，代入項脊軒的夜，搜尋
空間美學，原來灰塵也是顏料
粉刷後的傷口會變溫馴
包括那面陽台，你可以在那懺悔
或練習癒合善良
不必懷疑改造前的凌亂
連疼痛都不必節制
——房東表示沒有比他更糟的救贖
你也可以參考桌上那本教養指南
每一頁都在提醒無常
都在書寫禮貌，一筆一畫
搭建更加堅固的往事
深愛且驕傲，過去也值得朗誦
我整理好這些色澤
連同房東繽紛脆弱的夢
重新拆解、釋疑，在禁區蠢蠢欲動

偶爾有人來，問這裡住過誰
我不曾洩漏維特，或關於詩的基本資料
房東誇讚我們誠實，所以合約一簽
就是座標，靜靜穿越心事

會有老嫗喊你，模仿先妣唇形
 強化小屋該有的營養
 嫻熟而有人情，這些技巧昨日
 剛發生，不必爭先恐後，不必滋養的
 我們，仍待在足印
 一次一次，與房東聊著軟弱
 都該有的相同堅強

思念重新裝潢
 在你曾經發慌的書齋，保佑
 每一座牆隔開荒原，可以
 找到房子不朽的安穩
 像是不能碰的，或該說的
 理想，都被設計成失眠，用來出租
 之後仍需整修的一生
 這是久居自己最好的格局

入住項脊軒，須知是密室領略
 原來困住我的，是我，還沒抽離的佔領

註：

1. 引用古典文本：項脊軒志
2. 出處：震川先生集；明代歸有光撰別集